

國民期刊匯編 第一輯

主編：楊周

萬象

二十二月六號

· 第四年 · 第六期 · 第四年 · 第七期 ·

廣陵書社

萬象

十二月號 六月號

第四年 第六期 第四年 第七期

匯刊第四十三冊

廣 陵 書 社

到 處 均 售

飛 師 牌

香 烟

烟 上 價 公
絲 等 格 道



愛 禮 司 頓

香 烟

品 高 售 特
質 貴 價 廉

禮 和 洋 行 出 品



A.B.C.

CONFECTIONERY

TRADE  M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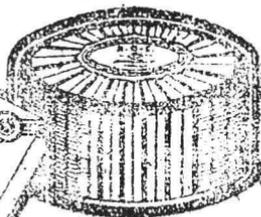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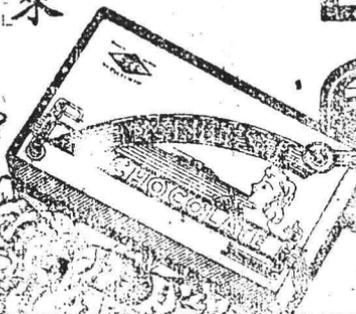
REGISTERED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糖果

美皮西

請吃



若素

「若素」之成分為
維他命B₁B₂
及人身不可一

健

身

之

母

時缺

之活性醇

素，蛋白質，

賀爾蒙以及磷，

鐵等故為健康之

母。「若素」各地

各大藥房均售。



高樂牌

高貴名煙
樂不離口



高樂牌煙公司出品

萬象讀者
記位：

葡 萄 酒 雜 誌

萬象雜誌 大量精神食糧
葡美酒具 無限健康活力

十一月號 第四年·第六期 目錄

可特士長征墨西哥 (英譯史略)

幽素 (一〇)

談喝茶 (散文)

施藝存 (二)

魔 (小說)

鄭定文 (三)

外國人談中醫 (醫學漫談)

俞良洪 (四)

夜店 (油戰劇本)

朱梵·師陀 (五)

心聲

夜店在日本 (世界藝壇)

范通 (六)

獵奇趣味

漫談史劇 (劇論)

吳伯簫 (七)

骷髏杯 (小說)

曉歌 (八)

索笑集

馬相伯與震旦復旦 (掌故)

宛序 (九)

伊麗莎白女皇是男人 (英宮野史)

康悌露 (一〇)

殘骸偶拾

荒野 (長篇連載)

師陀 (一一)

世界名人幽默集

三遷 (散文)

若思 (一二)

巴山寄語 (通訊)

黃裳 (一三)

！飲歡杯舉女男年青

品妙上無歡聯庭家

葡 萄 酒 雜 誌

國產
酒傑
之作

葡 萄 美 酒

甜 蜜 香
蜜 嘖 嘖

人工受孕在法律上的地位 (醫學漫談)

蘇子 (二三)

窗 (小說)

葉絃 (二七)

心聲

鄭逸梅 (二五)

我愛講的故事 (人生修養)

何凱 (二四)

光 (散文)

楊必 (二七)

繡線以外 (散文)

曉茫 (二四)

茫 (散文)

林莽 (二四)

落華篇 (散文)

坦克 (二四)

如何記憶姓氏與面貌 (成世術)

史郁 (二九)

笑集

幽素 (二五)

接吻考 (長篇遊戲)

袁武 (二五)

碎冰船的故事 (交通史話)

吳華君 (二四)

心聲

鄭逸梅 (二七)

震 (長篇遊戲)

羅洪 (二五)

智利風光

谷怡 (二五)

補形趣談

梁弘 (二五)

編輯室

編者

葡 萄 美 酒

福 利 農 場 榮 譽 新 獻
各 大 公 司 酒 家 均 售



進飲咖啡採用 C. P. C.

合
家
歡
樂

香味芬芳 品質高超
飲後精神 合家歡樂

德勝咖啡進口行

上海靜安寺路一四七二號

電話 三六八四一號

各大公司

洋酒店

食物號

均有出售

OK

“是”

最合顧客理想中之便利!

擁有現成西裝 大衣數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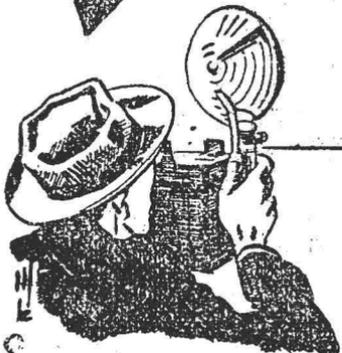
(尺寸齊備)(花色新穎)

◀歡迎評較▶



標準現成西裝

大衣西裝 式樣齊備
貨色繁多 定價劃一



成都路靜安寺路口464號 電話62693番

可特士

長征墨西哥

幽素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曾經產生過一位遠征的英雄。他祇率着一枝小得可憐的軍隊，便轉戰數千里而征服整個墨西哥。這種「遠征」的業績在人類史上應佔何等地位是另一問題，但他的可歌可泣的經過，和驚天動地的魄力，終是值得一說的。現在特把英國名作家威爾遜 (Lawrence Wilson) 所著的「可特士，墨西哥征服者」(Cortes, Conqueror of Mexico) 和華理士將軍 (General Lewis Wallace) 所著的「白種之神」(The Fair God) 兩書，擇其大要，編譯成篇；讀者如單把他當作一種英雄史來看，它的傳奇性真個可以「下酒」呢。

一件大事業的開始

在歐洲，十六世紀是冒險事業最為蓬勃的時期；新大陸給哥倫布發見了，有野心的國家都瘋狂地向這方面經營着，於是世界史上便平添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然而在這一切的雄圖偉略中，若以智勇而論，則漢南杜·可特士 (Hernando Cortes) 的功業是無可比擬的了。他賦仗着寥寥可數的死士，和自己的大無畏的精神，便毀滅了新大陸上一個文化最高而兵力最強的大國。

當他對亞資特族 (Aztecs) 的遠征開始之前，可特士不過是一個寂然無聞的殖荒者而已。他於十三歲時由西班牙到古巴 (Cuba) 來，辛勤地墾了幾年荒地。到一五一八年，格利查華帶着鉅額的黃金回到古巴，還向官方報告，說墨西哥有無限的財富。古巴總督凡拉圭資聞言心動，便要組織一

個遠征隊，去奪取這個寶藏，他任命可特士為遠隊長，其動機也不過是知道他具有堅忍和勇敢這兩種德性，和足以達到自己的企圖的雄心而已。

可是可特士於受命後便立刻施展他的非常的魄力和才幹，獨行獨斷地着手於遠征隊的組織；他是這樣地鋒銳畢露，竟使凡拉圭實因為恐怕他將來不受自己的羈勒而撤銷他的委任。不過可特士此時業已準備完畢，他便不顧一切而於一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隊出發，凡拉圭實業阻止也來不及了。這個遠征隊的全部武力計有小型戰艦十一艘，水手一百名，兵士五百名，火炮十二尊，戰馬十八匹——這些馬匹對於他後來的事業極關重要。

這個遠征隊的口號是「為西班牙和為聖詹姆士」——也可以說是為他們自己，因為可特士已允許他們，將來所有獲得的黃金，每人均得一份。他們最初遇到的事件是當駛進土巴司可 (Tobasco) 河口時，即受到印第安人敵意的歡迎，使他們須經過一場爭鬥才能登陸取得食料和飲水。更使他們興奮的是有三個在這次戰鬥中擄獲的印第安人告訴他們，說所有附近各鎮的「卡司克」(酋長)已在集合中，準備和他們作戰。果然次日黎明他們便受到極大的兵力所襲擊了。在最初的接觸中便有七十多個西班牙人負了傷，而在三百與一之比的衆寡懸殊之下，連他們的炮火也不能發揮其威力了。後來幸虧可特士領着馬隊繞出印第安人的後方衝突起來，才把他們嚇得狼狽潰散。

原來印第安人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馬，而以為這些振響耀光的甲，甚至連面部也蒙着鐵片的馬和騎士，是一種可怖的怪物——是雷電之神。可特士察覺他們的恐怖，自此以後便把陣亡的馬匹祕密掩埋，使印第安人相信它們是不能殺傷的。

與印第安人聯合而獲得其助力

在對印第安人的戰爭獲得勝利後，可特士便開始和戰敗各族修好；分別遣派舌人去告訴他們，說西班牙人願意以兄弟之誼相待。次日便有四十個「卡司克」到營裏來，全帶着鷄，魚，和玉蜀黍製成的餅作替見的禮物。因為他們顯然是深信可特士和他的從者們都是具有神力的超人，所以可特士便趁此機會，在他們面前故弄虛玄，來買弄他的神通。他告訴「卡司克」們說那些「雷電使者」因為他們膽敢攻擊西班牙人而極為震怒，要放出藏在腹中的雷電來擊殺他們，經他用了不少法力才制止了。在談話中，他發出暗號使大炮突然轟發，把「卡司克」們嚇得跌在地上討饒。

最把他們嚇得苦的是可特士預先把一匹在交尾期中的靴馬藏在會議處後面一個小窩裏，然後使人把一匹不馴的雄馬在前面牽過。當雄的嗅到雌馬的氣味時，它便向着「卡司克」們這方面瘋狂地跳躍着，嘶鳴着，用它的蹄踏着她。於是可特士便在這羣俯伏在地上的「卡司克」面前，以調人的姿態，走到雌馬前面和它說了許多話，然後示讓牽去。

自此以後，印第安人們便死心塌地堅信可特士的神威是無敵的，除了降伏別無他途。於是他們便向西班牙人貢獻了許多禮物，和二十名少女。其中有一個美而且豔的唐娜·瑪琳娜後來做了可特士的愛妻；因為她本來已經會說亞資特和馬原(Mayan)兩族的方言，加以很快便學會了西班牙語，所以便成了一個很好的舌人和外交家，對於他們將來的事業有無價的幫助。酋長們也把黃金送給可特士，問及來源時，他們說：「滿特祖麻(Montezuma)，墨西哥。」

不久後，有使者由墨西哥來，奉滿特祖麻之命調查這隊西班牙人是怎樣的一種人，和他們此來的目的。這一班使者全是高貴的官員，衣冠輝煌，穿着五色羽毛織成的大氅。可特士接之以禮，而經由幾個舌人的轉譯，說他自己是一個很偉大的帝王的臣僕，許多國王都臣服於這個雄主。他久聞亞資特王的聖明，所以特派他們前來修好和饋送禮物。因此他向使者們詢問他可於何時何地覲見他們的國王。

但是使者們對他這一番說話很為不滿。

「我們的王帝，滿特祖麻，也是一個很偉大的君主，要見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為表示友好的誠意起見，他們取出帶來的禮物——柔軟而細緻的棉織五色大氅，各種精巧的羽毛製品；和可特士和他的從者們急於獲得的黃金。

可特士所能給與他們的答禮却是很賤的——一張漆過的椅，一項紅色的帽子，幾串玻璃珠；但是他却沒有忘記使他

們知道自己的威力。他使馬隊在他們面前馳騁，同時開放所有的大炮。這些墨西哥人果然異常震駭，可是他們的畫師却立刻把人馬和大炮的式樣描了下來，並及營中和船上一切情形。亞資特族是沒有文字的，但是他們却把這種「象形文字」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而以這種方法，由全國各處經常向滿特祖麻呈遞報告。和驛站一般，他們傳遞文書的方法是以捷足者輾轉遞送的；因為組織完密和跑得很快，每天竟可傳達二百哩的距離。

滿特祖麻知道這些西班牙人的目的後，心裏極為不安。他是很怕這些白種人的，可是，為了亞資特族有一個古代的神話，他却以為應該歡迎他們。這個神話是這樣的：

很久以前有一個白哲的神現人身降臨，教印第安人耕耘和收穫，建築屋宇，和冶鍊金銀。自從他降臨以後，地方異常繁榮，而他於臨去時曾預言將來他將帶同他的「太陽的孩子」回來統治此地。

滿特祖麻雖然不能斷定他究竟是和他自己一般的凡人，抑或便是這個神和他的「太陽的孩子」。如果是後者，則是受天命而來統治該地，斷非人力所能違抗的了。但是他仍再度對可特士派出使節，這回却帶着一百名扛挑禮物的奴隸——這些禮物都是歐洲人所未之前見到的。一項金盛裏面滿溢着金屑，一塊和車輪一般大小的金餅，象徵太陽，上面有許多奇巧的雕刻；此外還有同樣的一個銀輪，和許多同樣貴重的東西。所有禮物的總值在西班牙幣七萬元以上。可是滿特

祖麻給可特士的信說：「邑小道狹，不足以辱車騎，請納此不贖之賦而言旋，以獲得滿特祖麻之友誼及好意而自足。」可特士的回書仍堅持相見之請。同時他沿着海岸向北推進，而建立了凡拉·克魯資城。可特士親自和部下合作，不久便築成一間教堂，一座碉堡和幾所房屋了。

在那裏住了下來，他們以友好的態度和鄰近的各族印第安人來往，日久便因互相狎習而探悉他們的內容，原來該地的土人並非全部忠於滿特祖麻的。有些被他侵凌的部落——例如金寶拉族 (Cempoalans) ——全對他極爲怨恨，因爲滿特祖麻對他們徵收很重的租稅和強迫他們每年貢獻最美貌的成年男女；男者爲兵，女者爲奴。

於是可特士便施展他挑撥離間的外交手腕，而從中取利。他竭力鼓勵懷着貳心的部落反抗滿特祖麻；後來由墨西哥來的收稅官到達時，他一面指使金寶拉人把他們扣留，關在牢裏；一面却秘密地幫助他們脫逃，還把禮物和友好的書信託他們帶給滿特祖麻。他以這樣的陰謀離間各部落，使其互相仇視，而自己却獲得兩方面的信託和友誼。

征服特拉司卡拉族的經過

此時他們的內部却發生了新的危機。原來可特士的士兵們大多數是古巴的農夫，他們兩年來流離轉戰，生活和戰鬥之艱苦，處境之日趨危殆，都使他們懷着安定而舒適的古巴農村，因此軍心漸見不穩；時聞同師的議論；幸虧可特士

仗着他的機智的手腕和動人的言論，終於把他們說服而安靜下來。但是可特士却想到此次違犯古巴總督凡拉圭資的命令而擅自出發，他必悔恨而思有以維持自己的威信；因此他如果要保持自己這個遠征隊的領袖地位，便必須向西班牙王取得同意，方無後顧之憂。於是他直接向胡爾五世 (Charles V) 奏陳此行的經過，和請求批准克魯資城爲西班牙帝國之一部份。他還說及「傳播基督教的好機會」，和墨西哥的「行將取得的無量的財富」；而爲證明此種財富之實在和他對皇帝的忠誠起見，可特士把所有業經獲得的珍物全部交由魯送奏章的船運回西班牙，獻給胡爾五世。

可是才打發了這條船回國，可特士便發覺了一個叛變的陰謀。有一部份士兵秘密計劃着，準備劫奪一艘兵船，殺其軍官，而私逃回國。可特士以嚴刑處治他們；將兩個主犯絞殺，另一人則去雙腳，其餘則施以很重的笞刑。

至此，可特士爲根絕士兵們逃亡起見，乃詐稱所有船隻均已不適於航行，下令將其卸除武裝及帆槳而全數擊沉之。及至士兵們知道已經沒有船隻，絕了生還之望，無不鼓噪；然而同時也想到實迫處此，除了和可特士同生共死外，別無他路可走，於是便一心一德地跟着他了。

祇留下一小隊人守衛着他們所建的小城，其餘的人全跟着可特士踏上他們危險的征途。通過鬱熱如蒸的熱帶林向前，而且常是向上的，他們跋涉着走。氣溫是一天比一天低，有少數人竟因此致死。七天後他們到達了特拉司卡拉族

(Tlascalans) 的凜烈而熾燬的土地。特拉司卡拉族是一個兇猛好鬥的部落，他們拒絕向滿特祖麻納稅，而亞資特族也不能征服他們。可特士以為應該向他們借路，於是發信向會長請求准其通過，而附以禮物——一頂帽，一張弩，一把劍；可是候了多日還沒有回音。

西班牙人於是決意強迫前進，不過走了不久便探悉土人已經組成大軍前來迎戰了。這天晚上可特士憤著緊張而嚴重的心情安了營，哨兵全派了雙崗，大炮全裝好了，各人睡時也不許卸甲。攻擊於天亮時開始。

現代的戰爭紀錄中，攻守兩方的兵力，從來沒有像這回戰役差得這樣遠的。在前面的山隘中，西班牙人看見有四萬敵兵像潮水般湧出。戰場上的兵員是這樣的密集，竟使他們的馬隊因沒有馳騁的地方而不能衝突。然而拚命地肉搏着，他們終於把特拉司卡拉人逐出險狹的山隘，到了廣闊的平原，而施展他們的馬隊和炮隊的威力。這種威力是非原始的兵器所能抵抗的，土著的兵隊便不得不潰退了。

次日，真有息爭使命的軍使派出後，特拉司卡拉人的答覆是可特士可以隨時率隊通過他們的首都——不過過他們祇保留一個條件；西班牙人一到那裏，便須被齣割祭神。

西班牙人聞訊極為震動，因為他們知道此地名部落於祭神時，都是以活人為犧牲的。更使他們恐怖的是在神壇上挖出心臟後，這些人的犧牲便被作為食料而在市場上出賣。

次日特拉司卡拉人再行整隊來犯。但是在西班牙人的鐵

甲和利劍之前，他們裸露的血肉之軀是一籌莫展的。他們的攻勢被遏止後，一排炮火把他們轟得隊伍凌亂，而可特士更趁此時機領着馬隊衝鋒。這一排排平舉着的長矛，風馳電掣地在敵人軍中狂奔遠北，把他們殺得潰不成軍。

幾晚晚上作第三次攻擊而失敗後，特拉司卡拉人便以為這些西班牙人確是無敵的天神。因此便請他們進城；所有男婦和兒童全出來歡迎，向他們拋擲花朵。

滿特祖麻接到關於這幾場戰爭的報告後，他不解可特士怎樣能夠以這樣少數的人而戰勝了一個為亞資特族舉國之兵所不能降伏的強族。他遣伊齊送貢品和書信，說明自己願意做萬能的西班牙王的藩屬，而以為向一個有這樣偉大的戰士的君主臣服不是一件恥辱的事；而且西班牙人如果要求歲幣也必如數繳納——祇要西班牙人不再向墨西哥前進。

與可羅拉人之戰

可特士自己對於特拉司卡拉的描寫便是給我們流傳下來的最好的紀錄。在給却爾五世的奏章裏他說：「這個城比格蘭拿大(Granada)還要大，而且也有更好的防禦工事。城中屋宇佳美，食物也很為豐富，如麵包，家畜，野禽，魚，和極佳的蔬菜等物無不具備。店舖遍佈城內各處，還有一個每天有三萬人在那裏做買賣的大市場。這裏如衣服，靴鞋，用具等類也完備無缺。還有金，銀，寶石，和出賣羽毛製成的飾物的珍寶店，其完善可以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市場。這裏

的陶器和西班牙的一樣好。木材，炭，藥料和香草大量販賣。公共的設備有供人洗頭的浴室，修面室，和浴室。最後，他們還有很好的社會秩序和效率很高的警察制度。」

西班牙人大約在這裏休息了二十天。土人對他們極為愛戴，而求他們永居此地。「取我們的女兒和土地，」他們說。「我們可以給你們建築一個城，而我們則得到你們的幫助，便不怕亞資特人的侵略了。」但是因為急於向墨西哥前進，可特士便婉辭他們的挽留而進駐於阿羅拉人（Arore）的城中。

可羅拉是滿特祖麻的同盟國；他們待來者的禮貌是顯然地冷淡，致使可特士不得不因購食之海劣而向他們的長官質問。可是他們祇裝着肩說食物缺乏。後來的三天，食物更為「缺乏」了；更引起他們的疑心的是看見女人和兒童紛紛撤離該城，和探悉主要的街道都已掘下陷阱，預備顛覆西班牙人拖過的大炮。

正在局勢嚴肅的時候，滿特祖麻的使者來了，他不但並不如常攜帶禮物，並以失去滿特祖麻的友誼為威脅而要求他們不再前進。可特士不理會他的要求，使者便走了。

那個美麗的瑪琳娜突然向可特士報告了一個極驚人的消息，她由一個可羅拉黃族婦女那裏探明了一個預備襲擊可特士和所有他的部下的計劃，連把他們縛送滿特祖麻的繩子和囚檻也準備好了。

可特士聞報便決定先發制人。他通知可羅拉族的酋長說

他們決意離去該城，請求派二三千名精兵護送出境。他的請求被接受了；可是這隊士兵走進可特士駐兵的宮殿裏的廣場後，便受到西班牙人炮馬和步隊的襲擊，這二三千名精兵和三十個同來的高級官吏竟沒有一個生還。

這裏的屠殺正在進行，同時外面有由可特士秘密召來的特拉司卡拉壯士五千人衝入這毫無準備的城市，擄去了一萬個沒有武裝的可羅拉人。於是可特士便命生存的酋長們招集逃亡的居民，重回城中安居，並閉市營業。

這些事情辦妥後，可特士命令特拉司卡拉人把擄去的一萬人釋放。雖然特拉司卡拉人憤怒地反對，但因可特士極為堅決，大部份的俘虜是被釋放了。可特士還趁此機會，向印第安人們宣傳基督教的真理，和指摘他們的罪惡——如以人為犧牲，吃人肉，和以俘虜為奴等等。

向墨西哥進兵

以武力和外交手腕分別把沿途各族征服，現在可以向着他的最後目的地進發了。當時他們的全軍是不久四百名西班牙人，輔之以五千名特拉司卡拉壯士。

這次旅程的艱苦，是足以使最堅忍的探險者喪氣的。經過的是險峻的崇山，佈滿了荊棘和岩石的高原。飲料十分缺乏，由戴着雪冠的高峯上吹來的風像利刃一般刺人肌膚。

同時，在京城裏的墨西哥王帝也焦急無措。他所用的切辦法均已失敗，這些白種人已歷一天比一天逼近了。在麥

慮中，他把自己關在宮裏，終日向他們的神僕獻人的犧牲而祈禱，可是却得不到一點感應。後來他以為自己既不為神所佑，則抵抗也是無用的了；於是便派他的一個侄兒出去歡迎西班牙人。

可特士統率着遺五千餘人沿途分程前進，終於切近他的目的地而可以俯望這個沃饒的山谷。他看見墨西哥風景奇麗——無數椶櫚和香柏的叢林，玉蜀黍的農田，和五色繽紛的花園。城外是一個鹽湖，湖濱的白色屋宇反射日光，閃爍眩目；湖上數佈着島嶼和浮於水面的花園。一切都是美觀和繁榮的；農夫歌於田，輕舟往來湖上。其開化程度之高，使這些西班牙人看見了便立刻想起了他們的祖國。這個便是他們曾這樣的大險而來探望的國家。

墨西哥京城建於一個島上。而以三條堤路和陸地聯絡。這些堤路工程十分偉大，每條的長度是由一哩半至四哩，而其寬度則竟可以八馬並馳；可是可特士在堤上走過時，他發覺兩件使他驚疑的事。第一，堤上有許多缺口，而聯以吊橋，還是可以隨時撤起的。第二件是堤上都建有堅強的防禦工事。他覺得自己是走進一個死阱裏了。

墨西哥人的待遇

可是這時要退回已經是大遲了；而且正在這個時候，該特艦隊已經坐着他的寶輿親自出城迎接來賓。他的服飾華麗非常。當他下輿時有幾個酋長擎着一把以翠羽製成而飾以無

數金鑽和珍珠的華蓋給他遮着太陽；另有貴官在他前面走，沿途把布舖在地上，使滿特祖麻不會踏到泥土。所有的酋長們沒有一個敢向滿特祖麻平視的。

滿特祖麻年約四十，體格壯偉，貌美而溫文；相見時他雖然拒絕了可特士的擁抱，但態度是很大方有禮的。

「你們將得到一切所需要的東西，」他說。「因為你們是在自己的家和國裏了。」

然後他派人引導西班牙人們到為他們預備的住所——在城中心的一所偉大的石造的宮殿。沿着他們行經的廣闊的大路上，有許多公共場所和貴官的第宅，都是紅石的建築。以巨石壘成之臺使每一建築物都成堅壁。在相當的距離便有巨大的三角形的廟宇，裏面供着亞資特人的神祇，永不熄滅的燎火熊熊地燒着，高達百呎的懸牆矗立路旁。大路兩旁全是私人的花園，喬樹，運河，橋梁和迴廊。西班牙人整隊走過時，千萬人以驚奇的眼光圍觀他們的甲冑輝煌的步兵，矯健如龍的奇獸，和銅鑄的大炮。

一起進駐給他們作行營用的石宮後——這裏，連同它的廣場，是足以容納所有西班牙客軍和他們的特拉司卡拉友軍而有餘的——可特士便立刻佈置了防禦的工作。一個星期平安無事地過去了，可特士則取得滿特祖麻的准許而終日在城中各處作週詳的觀察；它的擠擁的市場，它的有無數獨木舟在忙着卸下菓實花草和蔬菜的船埠，它的宮殿和博物院；它的給水系統，以雙綫的陶製的水管由七哩外的一蓄水池導來